皇明嘉隆疏抄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臣

楊一清謹

題為災異脩省應制陳言以賛治功事邇者

皇上以災異降勑令文武群工同加脩省次日又欽

奉　聖意責臣等盡言仰體

聖懷俯省已過如臨淵谷無地自容

聖諭拳拳惟恐不自知其過臣等不言蓋嘗賜臣以

繩愆糾謬之章矣然實有未可繩可糾之事亦

安敢妄贅一辭但政事之缺失或未能當於人

心用舍之乖違或不能協乎公議大臣未聞執

奏言官不敢論列

皇上無負於天而群臣之負
皇上則多矣災變之來豈無所自臣等職在密勿若
先事論列以非大體待其言有未盡自當明白
開陳今觀群臣條奏固多節財惜費與民休息
之意顧亦有拾陳腐之言者祇應故事立新奇
之論者窒礙難行間有切於救民數事又聞報
罷是
皇上應天以實而臣下之應　詔以文而已竊謂今
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
安靜不在紛擾在寬厚不在煩苛
皇上誠以今之天下為治耶否耶安耶非耶然

有危亂之跡者圖之為易無危亂之形者防之為難惟在君臣上下無以治安自恃而常以危亂自防嘗謂前代之臣有告其君者曰為國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蝗蟲不足懼也賢士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循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失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也以為不足懼也非真不足懼也知其可懼而脩德以彌之則轉禍為福其曰深可畏者其變無形而其禍甚烈其勢若緩而其伏最深今日之

弊實恐墮此臣謹就其急且要者言之曰舉賢才以備任使曰收人心以固邦本曰求直言以防壅蔽敢為

陛下陳之　聖明在上賢俊登庸宜無所謂藏匿者矣且吏部再加訪舉釋幽拔滯登之要途任賢位能無拘常格凡節行可以勵流俗則小過不須計才器可以濟時艱則浮言不足恤夫古之明王未嘗借才於異代今布列津要未嘗無人而遇急差遣動稱缺之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此有識者之所深慨也合無行令吏部都察院會同大臣科道集議令四方多事實有濟險

應變之才四將浚陵實有折衝禦侮之畧如古之大臣以身繫天下之危安者誰歟有若人焉令爲置之朝堂以備緩急之用此今日謀國第一義也內外諸司視臺省爲傳舍以官廨爲逆旅事多苟簡人無固志欲求治理其可得乎

陛下近命巡撫官不許輕動蓋灼有所見豈獨巡撫爲然凡厥有位必皆久而後責其成因襲之弊其來已久吏部近亦稍加釐革宜仍令再行查處官能舉職者不必數易待其政成事立而超用之遇有員缺亦就近推補免令奔走道途荒廢職業行之以漸官得安乎其職而久任之規

可從而定矣至於救時切務莫先於恤民令小民之失業甚至　朝廷雖下蠲租之令而黄放白催比比皆然部檄雖有定額之派而指一科十歲復如是民之迫而為盜固其所也切觀天下之民貧苦皆同而北方為甚北直隸八府為尤甚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次之今年雨澤愆期禾苗半槁盜賊蜂起有供輸之費挑濬河道有力役之勞而南直隸徐州豐沛等處迤方頻年遭水飄蕩屋廬渰没人口令不為之所將無民矣乞　勅戶部查照將北直隸八府今年夏糧盡行蠲免勿徵其秋糧待八九月間覆勘如果

有收止徵一半以寬民力王畿安則四方安其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南直隸淮北州縣徐州豐沛等處亦乞將夏粮蠲其半租秋粮待收成時月視其豐歉另為定奪其他各處奏報災傷照例令撫按早為覈實具奏蠲免此收人心固邦本感召和氣之至要也北直隸及各省十分貧難地方所蠲錢粮事干起運給軍勢不可缺者查支在庫官錢代民輸納如官庫無積乞將淮浙等運司解到官銀量蠲一二百萬兩代補民粮或折作價銀解赴各該衙門應用庶免襲賠陪之弊貽貧徵之害以負

皇上寬恤之恩其他單需料物歲徵月派源源不絕
民何以堪宜　勅禮工等部通查如常賦之不
可缺者災傷地方量為停徵或量折價銀若係
額外之徵一切從省稍紓民難至于直言不聞
尤今日喫緊受病之處夫六科十三道以言為
職　陛下令其直言而各官所陳多浮泛常語
竟無人敢以直言上　聞者直言既不上
聞則伏奸慝何由而知讒諂面諛之人進矣然不
但言官當直言大臣遇事尤當直言若知之而
不肯言言之而不敢盡是誠有負
陛下克謹天戒樂聞讜言之意矣乞

勑各衙門大臣各宜就其職業所在盡心言之無或
顧忌若事有未安民有不便雖
成命已下亦當執奏科道官遇凡用人行政之失矢
心以匡正之勿以言所觸忤輙為畏避尤望
陛下弘天地之量霽
雷霆之威取其言之善者即
賜施行言之失當亦姑包含不加譴責則直言上聞
官邪必糾民隱必達於以廣四方之視聽於以
决天下之壅蔽
陛下恭己於上群臣奉職於下天休滋至庶幾在此
不但
天意可回災變可消而已

嘉靖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覽卿等奏足見忠愛至意舉賢才固邦本二事委係急務該部便查照議處了來說科道官以言爲職今後一切利弊各處據實直言不許浮泛朕當采納施行

禮科等科都給事中臣朱鳴陽等謹
題爲懼災脩省事臣等竊見本月十一日
清寧宮後房火臣等竊惟
聖德休明　天心眷祐固宜災變不生庶幾純嘏駢
集迺於　大祀田鑾之初遽有此咎雖云人致
實則天爲雖云小災實關大體
天心方享而警戒之意尤專咎徵所形而指示之機
特顯臣等反覆思惟妄意揣度典禮失中歟直
言廢棄歟爵賞太濫歟刑罰縱失歟外戚驕盈
歟近幸干政歟有一于此皆足召災況茲數愆
各有指驗臣等請爲

皇上備陳之項者所論典禮中私情則有傷於大義
尊 皇號是反戾夫天倫不特舉國以為非
皇上亦自知之不特人心以為非
天心亦且非之昔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在桓僖乎
踰禮故也漢傅太后欲與成帝母等號齊尊火
災其所居之鴻寧殿今茲之火切近
清寧 上天之心備極仁愛豈非以大禮不可踰
而人言所當恤故耶 聖心於此固為惕然雖
上而 宮闈之心有不因而警動者乎循指示
之迹以體仁愛之心致警惕之誠以圖消弭之
效此其尤為先務者也大本既端餘弊當救凡

有致災之因皆切脩省之實
先朝不用直言馴致蒙蔽　聖明御極言路始開然
近日以來　聽納漸倦持逆心之論或厭而不
從爭大禮之章多留而未報不意新政之初已
襲蒙蔽之舊昔人謂正士道消則火此盖其一
也裁革冒濫　明詔方行錦衣之籍未清而冗
流閃進雜超之途方塞而幸隙大開文規京官
武圖世襲皆藉　興邸為詞不知公議安在雖
明旨嚴加禁革冒濫而反增冒濫所謂放賢賞淫宮
非其人則火此又其一也權奸亂政天下憤心
撓法曲全重違物論所據翊建宇寺孰非釜橐

民膏而其家人產業一皆攘奪民利必須盡數
拆毀一體沒官庶為絕去禍根消釋民怨今
明旨於寺宇則曰不必動於產業則曰不相干是名
誅惡而反縱惡所謂蔑棄法律則火此又其一
也明君之於外戚翼之以賢教之以禮慎始防
微之意不為不至過若指揮邵喜雖聯戚屬宜
抑其踰分之求以全其終始之懿今也求房屋
而輒與房屋求莊田而輒與莊田　賞賚過多
恩寵太盛誠恐其志意日驕希望日廣殆非所以保
全之道所謂外戚無功受寵則火此其一也至
於綸音之頒所以示大信於天下也今佞幸

聞得轉移而　聰明聞有蔽惑一事之予奪前
後互殊一人之罪宥變更不一　如近日傳奉鎮
守是果主於何人及擬票　旨意多不由于
內閣政本所存治亂攸繫豈潛操默運以致旁落
下移所謂貴近驕溢則火此又其一也然此數
者皆由典禮失中所致耳蓋典禮之加既徇乎
私於是大小之臣持公論以抑私情而直言始
不用矣希進者恃　藩邸之私而冒濫始多亂
政者恃調護之私而大法始廢外戚恃
宮掖之私始妄請求貴近恃逢迎之私始得干預
孔子名不正之論至是無一不驗者矣伏望

皇上仰畏天變俯恤人言推變之所自由知禮之所
當慎不必强加夫
皇號而必先端其本源　聽納無倦容愛必弘
大號渙汗而不渝　大綱總攬而獨斷抑外戚方驕
之勢杜僥倖進取之門　興邸臣僚除原係科
貢出身并護衛官員陞任者不動外其餘納銀
等項人員并軍廚匠役人等近因[illegible]例陞授職
役者通乞　勅下吏兵二部逐一查[illegible]
其階資或全奪其職任其千百户[illegible]
衣衛者另改在京别項衛分各處寺[illegible]
財産及賞賚過邸舍房屋田莊仍

勅法司并戶工三部應抄沒者照依前項封記無問
祖產新產盡數抄沒已賞過者行令還官房屋
估價變賣莊田照畝起科其寺守亦乞
俯依禮部原議通行拆毀如此庶大禮得中已乞以

田

天意而庶政交脩自無致災召變之由矣

嘉靖九年正月十七日奉

聖旨知道了

南京國子監祭酒臣鄂守益謹

奏為自陳不職乞

賜罷斥以彌天變事准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手本

准禮部咨開監察御史党承賜等題為答

天戒嚴交脩以隆 聖政事節奉

聖旨是 宗廟災變朕心震警所宜痛加脩省以實

事 天而文武大臣都着自陳時政闕失着各

衙門條奏務切民瘼 國體不許虛應故事泛

濫彌文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備行到臣臣聞

隆古交脩之訓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

乂黎民敏德曰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

百官脩輔厥后惟明明故君而克艱則能以天之心為心是為善事其天臣而克艱則能以君之心為心是為善事其君昔在殷王中宗桑穀生于朝而拱異亦甚矣訪於伊陟以德勝妖故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飛雉升廟鼎而鳴孽亦甚矣聽於祖已克正厥事故嘉靖殷邦至于大小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歷觀史冊鑒戒甚明或多難以興邦敬勝怠也或無災而殞祚怠勝敬也故脩省之所以引年綿祚　國家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所

以至於聖賢其任重道遠決於一念之真純及
一念之或轉搖而已矣邇者
天心仁愛火及　宗廟往古災變於今為烈
陛下孝思懇切深自怨艾諭告臣工痛加脩省至有
欲投火中之言與桑林自為犧牲之禱異代而
同神即此一念
皇天后土寔共鑒之　高廟暨　列聖之神靈寔共
鑒之若保此真純無或轉搖雍雍在宮肅肅在
廟不顯亦臨無斁亦保務以
上天之心為心則知人安民命德討罪綏萬邦而撫
四夷若決江河沛然無俟外求矣臣感激而泣

仰屋竊嘆以為
皇上憂勤如此其切孝誠如此其至凡厥臣工休戚
一體股肱當竭其膂力耳目當竭其聰明務以
陛下之心為心無或有懷私售欺以使身圖而負
國恩庶幾各守常憲以盡脩輔之義其能者宜洗
心盡瘁以共濟艱大而不能者宜引分求退無
竊祿位而靡民膏脂臣伏念大學古稱豪俊之
關司成首任師儒之責而南雍又為
國家豊鎬之重師道不立則善人不興善人不興
則善治不復其於政體樞紐匪輕哉
高皇帝之規曰本監正官職專總理一應事務須要

整飭威儀嚴立規矩表率屬官模範後進不可
尸位素餐因而怠惰以臣之愚自知甚明學術
膚淺不能以宣暢聖道才識朴魯不能以練達
國體雖勉加鞭策欲效涓埃而終愧尸素宜先罷
黜若再持祿貪位以忝官箴將何以嚴交脩之
實而廓維新之休乎伏望
聖慈將臣放歸田里遴選時彥以端化原庶脩省以
實而災變可彌矣臣無任戰兢待罪之至
嘉靖二年六月內奉
聖旨鄒守益假以自陳言詞乖剌本當治罪姑着革
了職冠帶閑住吏部知道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劉世龍謹

奏為務實勝以答天戒以隆

聖德事臣伏覩六月二十九日　聖旨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　宗廟尤重朕聞大變不勝驚惕茲

五祖神靈必須奉慰其祭告及脩省之儀禮部便開

具來看此誠　上天示戒務要應之以實勿事

虛文繼覩七月初三日　明旨又云致災之由

端在朕一人欽此臣三復

天言不勝感激乃作而嘆曰　明明天子真大有為

之君不世出之主也臣愚何幸而躬逢其盛哉

臣聞天眷有德變不虛生仰惟

陛下仁政蓋與天地同流而非常之災猶復不免推所從來實在中外大小臣工職守無狀以致上干 天和災及 祖廟 陛下乃輙引咎自歸復令諫官極言時政得失即此一念天監在茲昔周成王啓金縢之策天乃反風宋景公出罪已之言星為退舍矧 陛下脩省之誠務欲見諸行事之實臣見 天心上格和氣日臻

宗社無疆之休端在是矣

祖宗在天之靈其有不慰者乎臣職非言路本不當言久有所懐不能自已茲重有感於

陛下畏天之誠敢不乘時以效夫野人芹曝之獻謹

以時務之重且大者列爲三事仰瀆

九重誠以　陛下繼天立極有感必通故寧冐好名之嫌以少伸其圖報之私非敢爲無稽之談以取夫不蹕之戾也伏望

陛下察臣懇切之情恕臣狂妄之罪深惟爲治之不在多言俯念愚者之或有一得曲

賜優容少加省覽則臣愚不勝幸甚天下臣民不勝幸甚

計開

一曰杜諂諛以正風俗臣聞天下之患莫大于風俗之不正而風俗之不正由人心之壞使

之也人心之壞非由他也由患得患失之心使之也夫患得患失之心勝則寡廉鮮恥之徒多寡廉鮮恥既繁有徒而正色直氣日以消滅則平居之所恃以尊主庇民臨難之所恃以仗節死義者焉攸賴哉今天下之風俗人心臣不知其成何氣象也刻薄相尚變詐相高諂媚相師阿比相依仕者日壞于上學者日壞於下如脂如韋為鬼為蜮彼倡此和靡然成風或片言不相協而禍患已逮於身家或一笑未及終而戈戟已礪於胸臆是以人圖自全勢不兩立與時浮沉之輩則[illegible]以

安分守巳為髙而常恐獲戾於人獨立卓行之士則徒抱憤世嫉邪之志而安能手援天下以致人心益薄風俗益偷究其末流不至于大壞極敝不巳也臣以為轉移變化之機非 陛下以身先之雖復家置一喙市列千金則積乆之弊安能一旦而丕變邪伏望

陛下洞察幾微大加矯正握其要以風動四方端其本以統御萬事勿以詭隨阿諛者為賢能勿以正直鯁介者為不肖勿以私好而有所喜勿以私惡而有所怒虛心以防邪佞之欺讒已以來忠讜之益仍 勅大小臣工各相戒

勉務協和以共圖成功毋朋比以私植黨與
事闕　九重則明白開陳利及萬方則懇切
數奏可者獻之否者替之不以事之小而互
相隱藏不以勢已成而巧於遷就獲乎上者
勿以此而望於下壞於已者勿以此而責於
人將見四方聞風莫不感動人心一移俗尚
自美如此而天心不應者有是理乎臣恐
陛下所謂應之實者似亦可以少備採擇之萬一也
二曰廣容納以開言路臣聞天下之患莫大於
上下之情之不通而人君之德莫貴於使人
得盡其言之爲美夫上下之情不通則貴賤

之形迹日隔而壅蔽之禍深人得以盡其言則人君之耳目日廣而欺隱之弊絶夫壅蔽深則寸步之間皆如隔世雖欲用其明而不可得也欺隱絶則萬里之外皆如對談雖不用其明而自莫之遁也古先哲王深知其然是以堯設敢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成湯有司過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鞀謙虛自將延訪多術猶懼夫天下之情或有未通天下之言或有未盡此所以上下交孚幽隱畢達而大業昭於四方榮名垂於萬世者職此故也仰惟 陛下天縱聖神德超今古其於天下之

人如天地之無不覆載也而何所遺其於天下之情如日月之無不照臨也而何所遁而

臣猶復喋喋云者直知

陛下為堯舜之主而必欲使斯世斯民同享唐虞之治而後已也臣觀

陛下臨御以來犯顏敢諫之臣比之

先朝尤為獨盛其故何哉良由　真主難逢明時不再故凡苟有志於用世者咸思乘時自奮以承　德意之萬一其幸而得言者亦必反覆籌度而始敢冒犯乎　天威雖其一時所言或激切狂直未能悉中乎時宜而其中心所

發則忠愛憂思惟欲求盡乎誠節較諸循循
默默徒取寵以固位者蓋不侔矣今而放逐
既久悔悟日深險阻備嘗事體自習是
陛下之所以抑之者乃所以成之也
陛下何不悉加寬宥以遠追堯舜湯武之盛軌哉臣
以為非獨堯舜湯武為足尚也三代而下如
漢高祖晉武帝雖皆有為之主要之亦未聞
乎王道者然周昌則以高祖為桀紂劉毅則
以武帝為桓靈當時二君非惟不少加怒抑
且笑而受之垂之青史以為美談而二臣狂
直之過亦自難掩則凡言之當否其得失固

在臣耳而於君德何加損焉伏望
陛下念成才之難擴有容之度凡諸臣之一切以言
獲罪者宥其既往之愆開以自新之路原其
事情以次錄用其不幸而故者行令原籍官
司存恤其家仍令自今以後大小臣工凡有
所見許令自陳養其敢言之氣以無負其報
主之心將見天下耳目所聞見益足以裨益
陛下之聰明天下之血脉相貫通益足以培植
宗社之根本 盛德大業殆將與堯舜湯武並隆而
漢晋二君不足道矣如此而天下有不和
氣有不應哉臣恐

陛下所謂應之以實者似亦可以少備採擇之萬一也

三曰慎舉動以存大體臣惟帝王為天下之宗師而舉動尤人君之大節一動所在四方為綱一時所行萬世不泯此其關係豈小小者而可以不慎乎哉仰惟

陛下臨御以来動與天合博大纖悉何事不周而臣猶復惓惓不能自已於言者誠念生逢堯舜之君而惟欲快覩雍熈太和之治也臣聞之孔子曰敬大臣則不眩又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誠以大臣

為中外臣僚之表率勳戚實國家休咎之相
關苟非有大不可而不容以少貸焉者猶當
曲為之處而不可輕廢棄也臣惟
陛下之於大臣必先知其才之非常而可托故委之
以重任而不疑夫任之既重則禮之宜優今
或忽焉而去之又忽焉而召之又或因事而
械繫之箠楚之則何以為臣人者勸哉夫臣
之於君也猶子之於父也無所逃於天地之
間也是故其進退榮辱之際惟其
命而莫之違也而上之所以處之豈容不察其情而
全其體乎臣愚以為

陛下歷試之餘其人果無足取則宜因事託詞省令
自効以禮而退如其素行無缺委任既隆乃
偶以一時喜怒輙從而顛倒之
陛下固已付之無心而不知天下傳聞殊失觀望恐
非所以御人臣之道也至於故舊如近日張
延齡家憑寵為非勢所必至罪既難議法所
不容此在　廟堂自有定論臣何敢贅側聞
長老之言　孝廟在時待之過厚或至釀成
今日之禍殆未可知矣則彼家貴之徒焉知
盛滿之戒自貽伊戚今復誰尤區區逆豎亦
何足惜獨念　孝廟在天之靈

太皇太后垂老之景乃至不能庇其骨肉之愛於情
恐乎
陛下孝養兩宮心如日月海內臣民孰不稱頌恐於
此際殆亦不能不爲一動心也頃見通報創
造神御閣啓祥宮特令二三大臣督理其事
此固
陛下尊　祖愛　親事亡如存之義臣則謂南京
太廟之災方在目前
陛下脩省之誠正達　天表　五廟之靈倀倀焉何
所於依安慰之儀皇皇焉人皆有待抑其煨
燼之墟未知應否重建如不可不建也則今

日工役之重且急更有過於此者乎矧興作
頻年四方彫敝災傷變故到處相聞此又民
勤於食時詘舉贏之候似宜酌量緩急而為
之以漸殆未晚也他如日用起居之常
萬幾應酬之際凡有關於
聖躬者尤望澄心定慮熟思審處謀之於始以圖其
終慎之於微毋待其著則本端而物無不正
德盛而業日益隆人事脩于下天心格於上
和氣氤氳災變消彌億萬載隆長之慶端在
是矣此皆狂妄之談不識忌諱之甚不知
陛下所謂應之以實在此亦可少備採擇之萬一乎

否也

嘉靖十三年八月十六日奉

聖旨劉世龍這廝譏訕君上結𠪨逆惡悖慢肆行好生無理錦衣衛便差委的當官校齎駕帖去即拏械來京來說不許輕縱

戶部河南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臣唐胄謹

奏為謹

太祖以隆 盛治事臣聞上天之為民也必因時而

生大非常之君大君之乘時也必奉天以成大

非常之治蓋時承隆盛凡主之善能守文者皆

可為之若當傾覆殄瘁之極非得大有為之君

安克有濟故天於是時不得不為民以生是君

而君之乘是時者亦焉得不奉天以濟斯世也

哉大哉 上帝以胡元入主中國世亂已極時

生我

太祖高皇帝起淮甸以救之以大統甫成而阨於華

除午時之傾覆垂蓋又生我
太宗文皇帝起燕邸以承之及今以
列聖百年之治而復大敗於正德之群姦又篤生我
陛下起興邸以再造之是三者皆所謂因時以生大
非常之君也故我
太祖太宗承天之命艱難締造以成帝王萬世之功
以啟佑我萬世之業事天如父少有變異即設
素以自警言天愛子一萌意向即垂象以兆之
以致五十七年重熙之治
陛下承上天大非常之託若與
祖宗同而天心未見克協豈所以自警者未能如

祖宗之誠哉宋儒胡安國有言曰克謹天戒雖有其變而無其應不克畏天災害之來也必矣夫所謂變即天地風雷日月星辰雨雹山川草木禽獸之異也夫所謂應即水旱凶荒盜賊疾疫亂亡之禍是也蓋天之仁愛人君也因其脩已行政之失則出警之及其不能悛也又應災以怒之故古之賢君如商之中宗警桑穀生朝之變即脩德以格而反享七十五年之治高宗警飛雉鳴雊之變即正事以答而反成五十九年之治

陛下即位之初乾坤再造脫斯民於水火天下方仰

復見唐虞三代雍熈之治夫何近日以來畿輔
四方無處不告變且非常變則天之示警也至
矣即今南畿江浙湖河無地不告災且非常災
則其示怒也至矣使
陛下有畏天之誠安得至此臣不暇泛舉姑以目前
提督織造一事言之臣往歲經過江北地方聞
軍民談及織造官船之苦已不忍聞近撿部牘
見有前差官及文移內稱有假其
賜黃棍之威欲以肆閹御史之横暴殄貧民而道路
騷然逼官死竄而州縣連逮附帶至於千艘私
貨挾於巨萬百孽千殃不可悉數竊意從嘗營

差之時群臣曾以為言
先帝亦謂其一內臣數奏帶十餘船而已臨行且有
不許分外生事騷擾之戒豈意出外肆毒至今
經過地方夢影恍惚猶驚聞談神色亦變及荷
明詔除革莫不鼓舞歡呼以為天日復見不意
陛下近准內織造染局之奏復或差官蘇杭督造遠
近傳聞驚愕以故群臣莫不竭力交諫有謂例
不出於
祖宗未可依行端始造于成化亦非美事極言准揚
死傷之災不可摧殘推論蘇杭貨財之本不可
損剝減徵尚欲惠沾大令豈可反汗皆極言其

不當差有謂營差必非安靜之人償貸必至殘噬之毒過鄉空其雞豚供所竭於水陸參隨虎狼之威工料給辦之苦皆極言其不可差也有謂原局置於內府多年供應不見有違今織造給以官銀所在官司自足幹辦皆言其不必差也至於借大體以彰令甲之信借優容以安輔臣之位懼激變以致意外之虞累牘連章至明至切而

陛下無一所聽何哉豈以兩宮之進用為急歟則自古賢妃皆以儉德為美我

太祖嘗謂侍臣曰今富有四海何欲不得然檢制其

心惟恐矯飾實恐累殄天物剝傷民財大哉言
乎實萬世之鑑矣故唐肅宗母明德馬太后惟
服大練布帛皆著布帛自謂為天下母欲以身
率下後世至今稱之人子之孝以成親之名焉
大
陛下若必執此以為奉恐聖母之心亦不安矣若
以龍袍諸用有缺歟則大禹之聖以惡衣服
見稱今日比我
太祖素服儆變此又異時而同事也耶
聖心亦知此差之可上但觸於諸言者之過激而恥
屈歟是又大不然矣自古君德莫不以屈己納

諫為先故稱古聖王之德必曰舍己從人必曰
改過不吝況此事既布 朝堂勢必聞後
陛下將使後世以已終於從諫為美乎以終于拒諫
為美乎今外人皆謂 聖心寡欲何事於此但
無奈於 宮掖左右之請託爾誠若此則又大
可懼者蓋此輩親暱易以誘引故成湯桑林之
責必以女謁讒夫昔古稱君德之養必左右
僕從罔非正人故隨衛近侍宜選老成厚重小
心之人若有干營即為讒佞宜亟去之以免後
悔況 詔書革弊多端而此條尤為痛切若先
破格復之則凡條內所稱如燒造分守守備之

類寧保其不再干乎却之則彼有辭從之則上
天託
陛下以中興之治者未見其能體而於正德群奸之
弊反一一將奉之而不失矣豈得爲敬天之誠
哉天既儆矣且示懲矣豈不大可畏哉伏望
陛下體上天因時篤生之念思
祖宗艱難創造之業憫四海困悴已極之民畏天心
仁愛之戒秉此差官之事未舉明告在廷收回
前命以安人心以回天意且望事事一復
祖宗之舊凡稱有過舉曾經諫論未納者皆儆省改
易視朝之餘日玩經史

便殿之間時接儒臣
經筵日講虛心聽問言路諫章屢已容納以成大非
常之治則禎祥自見壽考無疆而保有
祖宗之鴻業於萬萬世矣臣分雖疎賤義同委身血
誠所激觸犯
天威恭候夷滅下情無任戰越恐懼之至
嘉靖三年正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禮部尚書臣汪俊等謹

題爲乞脩德以應　天數以承

天眷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欽天監掌監事光禄寺少卿樂護等題臣等先推得嘉靖三年正月五星以次聚于營室但其象爲太陽臨近當隱伏而不見今後其象果伏而不見則其數一定而不爽矣夫數不爽而象暗聚則其降精流氣亦必成祥自古五星之聚莫不有大福莫不有大禍惟視人君德之淑慝何如耳占書曰五星之聚是謂改易王者有德受慶子孫蕃昌無德受殃離其國家百姓流亡蓋天

道無親福無常主故五星之聚有福有禍其福靡不在德其無德靡不受禍如五星之聚房周祚以昌聚于南箕齊桓用霸漢興有東井之聚宋盛有奎宿之聚是四者皆當更革之際一禍一福培栽覆傾昭然在德惟天寶聚於尾箕而唐德弗稱遂有祿山之亂而唐業衰焉今

陛下以聖德中興而五星之數適有聚室之祥可不益脩 聖德愛養黎元以承此大慶乎簡靜寡慾脩德之大儉用省財愛民之實伏乞

陛下鑒此天數之大克己約躬勵精而實行之使人心悅而天意孚則此五星之聚莫大之福

陛下真有以承之而可以爲　宗社生靈賀矣臣等
職司占候竊照禍福之祥莫有大於五星之聚
者至於脩德應天之實則非臣等之言所能盡
意乞　延訪文武群臣博求脩德愛民之道
而實行之以及內外左右莫不交脩協贊以成
此大慶必不使　天眷別有所顧則
宗社生靈不勝幸甚占書又曰天下兵謀則五星聚
于營室則所以內脩外攘以銷夷狄盜賊之謀
者似亦不可不加之意也伏乞
陛下及大臣圖之等因題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

欽天監掌監事光祿寺少卿樂頀等題稱禍福之祥莫有大於五星之聚者仰祈　修德愛民以承大慶更乞　延訪群臣博求其道而實行之又欲加意内脩外攘以銷夷狄盜賊之謀其言切至深爲有見臣等仰惟

陛下正位凝命外形穆穆之容事

天恤人中懷翼翼之敬適五星有聚室之祥所謂有德受慶子孫蕃昌

陛下實當之矣顧星家占說以自古五星之聚有大福有大禍惟顧人君之德何如

陛下於此可不惕然大有動於其中而益加慎乎書

堯授舜以天下命之之辭載於論語者最得其要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曆數云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有不可易者此言舜有天下乃曆數所歸非己得私之也繼之曰允執其中夫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凡事一循乎天理之當然而已無所預焉中之一言帝王治天下之心法也終之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足民為保天下之先務也

陛下起自潛邸　入承大統天人協應萬姓悅服所

謂天之曆數在爾躬者
陛下既深知之矣　馭臨以來起居視聽之微以至
於用舍好惡之著惟理是從不屈於欲所謂允
執其中者
陛下亦允蹈之矣正德年間權奸用事冗濫糜費蠹
耗無餘而天下之財盡歸權室公私並立國非
其國向非
陛下起而救之則已無　今日矣今天下之民生理
未復而又重之以水旱非常之災流移轉徙餓
莩相望　朝廷屢議賑恤而在官無可發之廩
在民無可貸之儲相顧錯愕計無所出所謂四

變因循者即積漸至此而
陛下實承其弊遺大投艱上天之託于
陛下者甚重付托拯溺天下之望於
陛下者甚切自非改絃易轍大有所為其何以上承
天託而下慰群情我伏望 仰稽乾象俯順時
宜圖任老成斥遠群小崇敬畏戒逸欲嚴諸一
心自是以為祈天永命之本其他齋醮祈禳異
端小說不宜輕信以啓倖門以傷治體至於是
國裕民則 今日之務莫急於此必先儉約必
端好尚必慎差遣必重爵賞必戒興作凡係無
益即 賜停止務求安靜休養生息假以數年

天與之時人盡其力則生理庶乎可復而國用
亦自有餘矣臣等待罪禮官星家之說素所未
習不敢旁引曲證以瀆
天聽至於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祥作惡降殃天命
靡常常於有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群聖言之
若出一口傳曰畏聖人之言伏望 垂情經典
堯舜為師執一中以臨照百官賓四海以永綏
天祿應天之實莫大於此其欲修攘以消盜賊
夷狄之謀者合無候 命下之日移咨兵部從
自查議具奏仍乞 勑令各衙門同加寅畏勉
修職業凡事有關係

國體民生至計者許其明白數陳上
請施行以共成嘉靖之治以荅
皇天之眷實
宗社幸甚生民幸甚臣等無任激切仰望之至
嘉靖三年正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
上天垂象朕心惕然卿等所言事關朕躬的自當一
一體行各衙門官員還着同加敬畏勉脩職業
以盡應天之實

嘉靖四年四月十一日奉

聖旨

上天示戒正宜同加脩省豈徒文詞視聽務各效職業勉盡言責之任這本所言多有浮詞涂敬等着照舊供職該衙門知道

廣東道監察御史臣吳仲謹

題為陳愚見以裨脩省事臣伏覩近日禮部以災異數多具疏上陳奉

聖旨各處災變非常朕心驚惕你部裡便行與各衙門痛加脩省其有利弊興革事宜還會官議擬來說欽此臣竊有以見

陛下之心要之天人之際應若影響致災必有其由彌災必有其實不徒責善於上

陛下應天之心至矣盡矣為人臣者可不思鞠躬盡瘁以補過披肝瀝膽以盡言乎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理自然也君臣得道則天地之和氣

充塞而禎祥至君臣失道則天地之乖氣戰薄
而災異形
陛下奉行天地之事群臣奉行
陛下之事凡陽不能以勝陰陰不安於從陽皆足以
致此臣請昧死為
陛下陳之
陛下即位之初誅逐畢真等數十人裁抑內外冗員
數千餘革天下稱慶今則如鎮守浙江太監鄧
文違例請 勑侵越職掌而織造市船之差亦
漸次滕臘增復矣
陛下即位之初誅逐江彬等數十人裁革錦衣衛冗

員數千餘輩天下稱慶今則如武定侯郭勛驕
矜剝削六軍怨咨而黃富貴通之徒亦漸次朦
朧傳乞矣
陛下即位之初起用諫官老臣數十人天下稱慶今
則議禮諸臣有不出一言而以衙門列銜含冤
負屈者亦多矣臣所謂
陛下奉行天地之事所當脩省者莫大於是先年大
臣責難陳善同寅協恭者常多近年来招權樹
黨如張璁輩之攻排費宏出位妄言挾恩肆志
心迹昭然幾於無忌憚矣先年大臣進以人望
退以自引者常多近年来恃祿固寵如費宏縱

乎犯奸國法已彰家醜已露恬不為怪幾於喪
心矣先年士大夫多廉恥近年來有一美官缺
公然爭攘多恃智力之巧否以為得失權要之
家其門如市矣先年有司多循良近年來浮靡
剋剝相交日為能者多逢迎幹辦之徒而日計
不足月計有餘者反為棄人矣臣所謂群臣奉
行
陛下之事所當脩省者莫大於是伏望
皇上謹上天之垂戒究政治之得失凡百政事一如
嘉靖初年遵舊例以抑濫請慎選將以肅軍政
革冗費以節財用恕狂直以來讜言銷朋黨而

嚴邪正之防重廉恥而厲進退之節進正直無
援者數輩以奬恬靜之風黜奸淫有跡者數輩
以激循良之治悔過須
恩慎終如始君臣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則和氣
自然充塞禎祥自至而災異自彌矣臣留心雖
久常慮誠意之未孚適
明綸下頒竊喜進言之有會是以昧死盡言伏願
陛下俯察微忱追思初政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不勝惕懼誠懇之至
嘉靖五年十一月初十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湖廣道監察御史臣郭宗皐謹

奏為乞省

聖躬以答　天戒以永保治安事邇者流星為變事

出非常司天之人計已狀

聞久矣臣不敢贅臣竊惟

皇上敬天之心無間瞬息值此異變不知當何如恐

懼以思　天意之所在又不知當何如籌度以

思防患於未然幾欲敷陳愚悃以求不負

聖君緣　皇太子故意　聖懷弗寧不敢遽瀆以言

比見　萬幾出入不愆常度以是知

聖人之心不滯於情非凡近所能測也謹冒死上言

夫變之生也無常有先事而為之兆者有後事而為之應者或應與兆舉莫知其端大抵天遠理微難以人度深求的指之則鑿矣在人君惟反躬自責側身修道為得其要焉蓋人君者天下之主天心所屬變雖無涉於己惕焉以身當之若有不勝其罪譴者則天心眷顧將亦消于變之所為起者矣譬諸事親父母怒不喻其故若能起敬起孝齊栗周旋於傍有不底豫者寡矣如曰怒不為我逆探父母之意而為之處得之固無不善不得豈不益盛其怒傷父母之心哉

皇上至德升聞休徵協應災變之出罔非臣下之罪
也於　聖躬何與焉但天人之理君親有不得
不任其責者伏望
皇上視茲星變如由己致兢兢業業不以目前拂意
之事為足應而圖之於遠不以前人紛紛牽合
附會之說為足信而求之　九重之上益廣包
涵徧覆之量益　隆謙冲虛受之德益
崇易簡寬平之政以淳厚治理以和順人心以充養
元氣如是而猶有不盡之防倘來之患臣不敢
信也臣寡昧無學管窺之見不足以發犬馬之
誠再望

皇上勅下廷臣各出忠讜以備
采擇求諸道而合即
賜俯從則今日可畏之天象安知不爲億萬年無疆
之兆也臣干冒
天威無任隕越戰懼之至
嘉靖十二年十月十九日奉
聖旨郭宗皐這厮職居言責陳説自當明白直奏如
何疑君欺上含糊爲詞着錦衣衛拏來審問實
情來說不許推避

浙江道掌道事山東道監察御史臣程啓充等

謹

題為嚴災脩以答

天心事臣等竊聞天心仁愛人君故出災祥譴告之必於大亂之世斯有棄絕之心故高宗則雉雊兆祥大戊則祥桑致異二君者畏天脩德遂致

中興

陛下聰明仁孝端拱淵默即位以來剗削弊政放逐奸黨踈黜宦寺親近儒臣治軍恤民勤政講學暨天動靜語默俱能克享天心上帝鑒臨斯須簡在茲者禮成初郊災變遄作皇天之于

陛下雖父子親愛不是過也然天人相與殊甚可畏

陛下獨不思仰荅之乎蓋以人事忽于幾微天變昭于顯著事成積漸變不虛生

清源宮　兩宮所居也災及小房剝牀以膚也意者狥情之禮有戾乎天常僭逼之名有乖乎典則非

陛下無違之孝失儀禮報本之經遷溥大宗忘情所後且外政撓于風旨戚畹肆于貪求輔臣執議以因仍空付於從違禮官建明而奏覆率多于規避加以經生之邪說因而傅倖之獻諛違天理以遂私昵之情假　母后以箝天下之口廢

百代之典章貽萬世之譏議臣等以為不正大
禮不罪禮官不能黜邪說是固應天之虛文也
矧夫 國是漸搖初政漸改正人漸遠讒巧漸
近 旨由中出而 內閣不知則是任賢之二
奸黨獄成而曲為庇護則為去邪之疑講學廢
于 經筵視朝循乎故事諫臣斥逐耳目有
壅蔽之虞大臣踈遠股肱有痿痺之患司禮之
權重于宰相樞機之地委于宦官近雖譴謫而
復潛萌覬覦名雖沙汰而實巧為影射邇臣則
貪汙乾沒經累劾而還除邊將則駑帥庸夫尚
依違而未黜考察或遺于大惡舉錯少戾乎群

心莊田之賞賚太多　藩府之乞陛奉章廉退之風未獎忠鯁之氣未倡禮樂不興小大之典常未正刑罰不中輕重之罪犯不孚此皆臣等昧于糾察致此多夫上于災變致虐

宸衷伏望　陛下仰畏天明俯從衆聽正大禮以隆

聖孝親大臣以輔　聖德齊宮府之體以肅

聖化毋徒虛應故事期于上當

天心仍將臣等罷黜以懲緘默之罪庶幾禎祥畢至

災變不生定　宗社無疆之休矣

嘉靖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奉

聖旨知道了

南京廣西等道監察御史臣仲選等謹

奏為災異陳言以消

天變以裨　聖政事臣等竊惟古今天下未有無異之國惟明哲之君能以德應則災變為祥不能脩德以應之則災異必至是故春秋一書人君正心術之要典也記災異而畧祥瑞唐臣張守珪亦曰古者多難開國殷憂啓聖事危則志鋭情苦則慮深故能轉禍而為福由是觀之人君於災變之來正所以動其憂勤之心而啓其治平之機也未足為損而因以為益惟求其應之之實何如耳該禮部類　奏邇年四方災異歲

無虛月皆出非常此亦咎徵之見必有所感臣等見之實為寒心既而伏覩
聖諭曰四方災異非常朕心朝夕憂懼又曰此非下民之咎皆朕之失臣等稽首三嘆以為
陛下此言即禹湯罪己之言也
陛下此心即周宣遇災而懼之心也固宜上格
天心消弭災變而充和氣於兩間矣有君如此何恐負之然臣等聞之應天以實而不以文動民以行而不以言感召之誠亦惟於人事驗之而已人事脩則天心格人事乖則天理違必然之理也今日之災異無亦有以召之也歟臣等妄議

或者　聖學之未敦也政權之下移也小人之
未遠也忠直之未録也百官之未勵也民生之
日蹙也武備之廢弛也有一於此皆足以上干
天和臣不揣愚陋敬條七事上陳伏冀
陛下採擇其一曰敦　聖學夫帝王之學與經生異
經生之學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已至於帝
王則不然所以講明道理察識事機以為用人
行政之本非小補也
陛下翠幄天閑鴻儒日侍所以啓沃之者無不周至
國已匹休帝王矣至於或用一人其人之制行
才器或當與否恐未必盡知也或議一事其事

之始終利害或成與否亦未必盡知也臣等未敢盡以為然使時或有此是亦

聖學之未敬也伏願

陛下燕閒之時　召容勿儒臣　顧問天下政事四方動靜或行一大政令儒臣及該部陳說事體利害始終備細　聖心瞭然然後施行或大臣有缺或用方面臣亦與之評論其人才識制行應當特任然後授之日久驗其當否如有不職罪坐舉者如此久而行之積少成多其效可以類推矣古之帝王憂勤惕厲所以祈天永命者此道也其二曰攬政權洪範有曰臣無有作福

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凶于而家害於而國言逆尊卑之序亂上下之統則危敗有必至者

陛下英明夙成釐正群獘威福之柄出自

朝廷凛然如太阿出匣莫可容議邇者或以奸黨而復其官或以極惡而　宥其罪或奏擧官而即與擧官或討

勅命而即得

勅命人言紛紛皆謂此曹厚賂

陛下左右往往乘其喜怒陰援引而覆庇之殊非

陛下本意果若人言則政柄恐不免於下移而無惟手　天變之屢見也臣等伏望

陛下廓離照之明奮 乾剛之斷用人行政之間惟以禮法是準以 成憲是遵無以一時之喜而遽賞人宥人無以偶然之怒而遂黜人刑人至公至正使人不得以窺伺其意則威福之柄不致下移天下之政皆出於一而

天意可回矣其三曰遠小人臣等讀易見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其卦為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其卦為否所謂泰者世道治平之謂也所謂否者世道不得其治之謂也天下否泰係於君子小人之進退如此是故不遠小人不足以應

天變也可知矣今太監崔文以邪術而得侍

左右張璁桂萼以讒夫而得預
經筵劉棨以白丁而又廁　內閣贄蔡銘吳大田
以無望匪人而居華職之數人者天下人人知
其為邪佞也知其為匪人也
陛下任而用之是小人猶未遠也世道何由而泰也
臣等伏願
陛下大奮　乾剛于此輩人或令其閑住或令其致
仕毋使久玷名器以恤人言以從
天意則天下幸甚其四曰勵百官夏書曰先王克謹
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脩輔厥后惟明明說
者謂其人君能謹天戒於上而人臣各守常憲

各脩常職以輔佐於下則君無失德而爲明后
也自今觀之
陛下遇災而懼憂形於言可謂克謹
天戒矣而百官之在下者豈皆克守常憲者哉或覆
庇匪人或苟且公事或私通關節或公納賄賂
文雖縟而大節有虧外可觀而内行不足有一
於此是皆臣職之未勵也其何以輔吾
君以格 天意耶臣等伏乞 聖諭除天下官員見
令嚴加考覈外其兩京百司庶職令兩京科道
劾其不才不職者咸罷黜之以應
天意以勵臣工則百官各脩其職以輔

陛下之明明矣其五曰錄忠直臣等聞之匹夫結憤六月飛霜一婦含冤三年不雨天人感應之幾至速也前者在　廷之臣或論事忤旨在外之臣或守法被戾陛下怒其狂妄皆置之罪謫戍如豐熙等爲民如馬明衡等降遠方如馬卿陳逅等調外任如呂柟等不幸而死如王思裴紹宗等罪之誠是也然原諸臣之初心皆欲效區區之微忠以受知於朝廷無他志也今而或死或謫或降或調使之抑鬱而不得其心是豈上天生才爲國之心哉近者

陛下於衛道諸臣憐而察之皆復其職而已上諸臣
獨不被其　曠蕩之恩此災異之所以屢見也
臣等伏望
陛下天地父母之心哀而憐之或漸復其官或量與
近地不幸而死者旌其忠而錄其後俾生者得
效其愚而死者瞑其目自然和氣充溢而
天意可回矣其六曰蘇民困天地生物以人為貴故
立君以生養之使得其所故曰民牧此天意也
祖宗盛時民戶計一千六十五萬有奇而民口六倍
其數當時差派不煩徭役不重催科不擾為守
令者又皆寬厚平恕之吏是故庶民得安災變

不作自正德以來流亡頗甚且以南直隸一方論之始遭流賊之變民之死者什三繼以水旱疾疫之災民之死者什五加之權姦煽毒酷吏肆威死者不生散者不聚十室九空蒿萊滿目較之前日民數不及者已大半矣而差派如故徭役如故而又增之催科日煩無有寧日爲吾民者大家怨咨小家巷泣殘酷之吏日新月盛夫天地一大父母也視民皆其子也如之何而不動心哉此災異之所以頻仍也臣等伏願

皇上體上天仁愛之心悼下民流亡之苦乞

勅該部行各省地方會計民數如百里者撮爲六七

十里如五六十里者撮為三四十里量其里分審派徭役除殘暴毒酷之徒而求寬厚平恕之吏以休養之一切不急之征暫且停止待其稍稍振起然後徐復其故則民生少遂民困少蘇而　天意可回矣其七曰振武備臣等觀之往事凡地震冬雷雨雹之災皆兵象也今

聖明之時萬萬無此然災變不已必生荒歉萑蒲之盜伺隙而動不可以不深慮也且以南京而言

祖宗根本之地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軍職皆驕子徒事文具而不識戰陣士卒皆市人唯充數而不辦行伍凡年力精壯者皆私役於守備[illegible][illegible]

坐營之家輪番上直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六七十人其備操守備者往往皆老弱不堪之徒且其紙盔布甲殊不精明木刀竹弓全無堅利書曰有備無患今平居如此萬一有卒然之變欲驅之以荷戈向敵豈能濟哉往年流賊橫江而下士卒望風奔走宸濠動變選閱累日不足應用無備之患固已如此此亦救變之不可緩也

乞 勅南京兵部會同守備及點軍科道等官嚴加簡閱更替老弱凡年力精壯充私役者盡數退出歸之行伍使其充軍訓練弓馬務求閑習點視器械務求堅利其有武藝不精兵甲不

利者本管官一體住俸待其完熟然後開支如是久而行之則人各自奮而士氣百倍武備不期飭而自飭矣臣等待罪言官義當陳力平時不能隨事納忠徒救闕失致使災異迭見驚惶

聖心此皆臣等不職之所召也謹畧陳愚見以塞萬一倘言有可采少

賜施行仍將臣等罷黜以應

天變以昭人臣不職之訓無任隕越待罪之至

嘉靖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南京禮部右侍郎臣劉瑞等謹

題為懼災脩政以回

天變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嘉靖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夜地動一次二十八日夜雷電交作雨雪連綿至嘉靖三年正月初一日地又動二次案呈到部臣等切見南京地方跨江南北數千里水旱災荒視諸省尤甚去秋以來飢饉日甚一日流徙成群死亡載道至人相食哀號之聲顛沛之狀有父老所未見者民窮至此可謂非常之變矣仰賴 聖慈詔旨屢下帑藏數頒深切憂勤亟為拯救

聖天子嘉惠窮民可謂非常之恩矣乃自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今歲正月初一日地動者再雷電交作又繼之以大雨雪此何異也雷不宜震而震地不宜動而動不于他所而獨於南京此何地也動不于他日而獨於立春元旦此何時也臣等文武臣工不能仰承
德意俯恤民窮故災變之來方興未艾凡有耳目莫不駭愕蓋南都天下之本也而軍民又南都之本也本安則天下安矣故臣等不敢汎舉謹條今日之務大且急者六事以
聞其一多發帑藏自正德以來金帛盡于查盤[illegible]

空於士馬民間之富十室九空況益之以水旱
飢饉公私俱困幸蒙
聖慈捐賜鹽十萬斤又給賜銀七萬兩江北淮揚等
處亦給賜銀三萬兩　恩至厚矣殊不知江北
之災甚於江南故流徙於南者動以萬計若三
萬兩給之其何有濟況水旱之餘牛具種子一
切無之春作固可慮而秋收尤有不勝其憂者
伏願
陛下一視同仁特賜江北內帑官廩各數十萬付賑
濟巡撫大臣令其加意賑恤不惟救其身口目
前之急更為處置牛具種子以為日後之資庶

手頻死之民可全其半矣昔成化中山東大饑
憲宗皇帝嘗賜內帑銀四萬五千兩官廩二十三萬
石銅錢五百五十五萬文正德初南京京城內
外嘗以荒告
武宗皇帝賜銀九萬兩米二十七萬石遣侍郎高銓
賑濟軍民獲安夫山東不過六府南京止于一
城
祖宗救之如是其急況今日之災傷重大者[illegible]非
陛下念之其二嚴督逋賦遞者軍儲告乏矣
朝廷紬帑臣之請撥留京儲三十萬石[illegible]人悅
然乃一時之權宜非經久之至計蓋儲可借而

不可再也議者謂備重儲莫先於督逋賦浙江江南等處逋賦自正德以來有至一二百萬者非小民之罪也粮長奸猾而侵欺府縣交通而虛報管粮者又從而縱之日復一日遂至於此奸猾藉以成家軍儲至於罄廩非無部屬之親臨亦不能完其一二若責以巡撫之遙制不過得一依准文書爾又何望其救然眉之急哉況今南畿告荒軍士所需僅可半歲延至秋後將何支給今日之可憂者莫大於此也伏願

陛下重念軍儲　勅遣京堂五品以上官一員付以重柄專一巡督逋賦責限追完罪在粮長則盡

其田產賠償田產不足則盡其妻子賠償罪在所司則量其多寡以科罪罰追究弊源正刑誅慢如此而逋賦不完者未之有也逋賦完則倉庫充溢而軍儲不乏矣其三督察賑濟官員自古救荒無善政要在得人苟不得人則以水濟水以火濟火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蓋府州縣官員其出身既非一途其制行安能一節况賑濟之急救焚拯溺若非嚴督於其始必難責效於其終伏願

陛下勅賑濟巡撫大臣同心併力選委府州縣官廉勤幹濟誠心愛民處官事如家事者分投賑濟

多方區畫務使實惠及民流移復業若有流民
自占八萬餘口如王成活流民五十萬如富弼
之為者奏其功勞特加爵賞其貪残自便不恤
民隱或尅減軍士月粮或侵欺賑濟銀兩是民
賊也即奏行誅黜不必待應朝考滿而後舉行
庶人心警畏不致害事而殃民矣其四脩祭告
自古聖帝明王之有天下未嘗不遇災而懼為
民請命蓋君道之當然也神禹成功九山刊旅
宣王憂旱靡愛斯牲而祈年穀索鬼神而祭之
又載之周禮月令今南京及湖廣河南山東災
傷廣矣飢饉甚矣流亡衆矣非常之災也而

朝廷畧無祭告是缺典也伏願

陛下懷天下之念發罪已之誠亟遣文武大臣各齋

香帛告于　天地及被災境內名山大川爲民

請命則　皇天親於克敬鬼神享於克誠災害

不作生養可遂成化中山東大飢

憲宗皇帝嘗遣大臣劉吉祭告太山弘治中南京大

風拔木

孝宗皇帝嘗遣大臣徐溥等祭告

天地山川比歲異常風雨

陛下亦嘗行之令民之災可謂極矣惟

陛下念之其五謹戎備飢寒者盜賊之源也戎伍者

盜賊之備也備不脩無以應倉卒之變法不立無以堅士卒之心今飢寒甚矣盜賊可憂也蓋承平日久武備之不脩未有甚於今日者不獨南京為然也但根本之地所係尤重伏願

陛下謹不虞之戒銷未至之憂特　勅南京內外守備參贊重臣協心同道一洗其弊而新之凡富豪之占役請託之差遣月粮盡於買閑做工偏於羸卒悉皆掃除然後揀其驍勇強壯之士百人抽十千人抽百萬人抽千各備器械分為隊伍操練以精其能賞罰以奮其勇必使治師嚴整如李光弼而能以寡勝衆約束明簡如岳飛

而能不犯秋毫庶幾武備日脩兵威日壯倉卒可恃矣雖有寇濠之叛逆劉六劉七之横行不足憂也其六端大本蓋臣等所謂五者特脩於政事者耳其大本則原於

陛下仰惟

陛下父天母地而爲之子者風雷者天之喜怒也雨雪者天之生殺也其氣皆與

天子相爲流通者故曰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疾風暴雨伏願

陛下善事 天地如事 父母清心寡慾以正天下之本親賢遠佞以成天下之務節用愛人以消

天下之財諫行言聽以采天下之善齋醮無益之作也不以妨吾政織造有害之求也不以病吾民爵賞刑罰一付至公而奸佞之徒不敢肆所謂惟天聰明惟聖時憲吾心即天心矣天地不期悅而自悅風雷雨雪不期時而自時鬼神不期順而自順尚何慮

天意之不回而災變之復作也臣等犬馬之誠干冒

天威不勝激切戰慄之至

嘉靖三年正月初九日題二月初四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吏科給事中臣曹懷謹

題爲陳急務以消咎徵事聞之洪範天人相與之際感應甚微五事得則休徵應五事失則咎徵應故曰王省惟歲蓋王者休咎一歲驗之耳頃自癸未夏迄今甲申春一歲之間災異迭見四方奏報無日無之如曰水曰旱曰天鼓曰雷鳴曰白氣曰山崩曰地震曰土裂史冊所書莫不殆徧天心仁愛之意豈虛示哉嘗考之天時參之人事曰水旱者陰陽之氣愆亢也其極也飢殍盈途骨肉相食矣氣至矣天鼓雷鳴者陰陽之氣搏擊也未蟄而鳴夭折必盛暴氣至矣曰

白氣者陰之凝兵象也王道微矣山崩地震土裂者陰道不寧坤失順也若正月初一日戌時地動連綿千萬里尤為非常之變地維弛矣

陛下為天地百神之主宰陰陽而育萬物轉災為祥消禍為福以冀感應之機者大要在端本澄源親賢遠奸洪範亦曰肅乂哲謀聖是也然而當可見之形趨易為之迹其急務則有五焉一曰備運道二曰防江洋三曰撫流移四曰停工役五曰重統領伏惟

聖明俯察亟賜施行則已然之變可消而將至之休以迓 宗社生民不勝幸甚

計開

一曰備運道南自儀真北抵直沽河渠數千里舳艫相啣京儲百萬胥此焉漕之近淮陽一帶荒歉異常正泓沂之衝襟喉之地兗山東河南地方流賊出沒萬一不逞之徒群起為盜或把截運船或搶奪粮米數敷待哺之下根本動搖多矣乞 勅兵部議處作急行文各兵備衙門督率軍衛有司各照地方量撥精壯兵快計日齎粮如遇運粮船去處晝則護送夜則屯守陸路輕齎一體施行如運船已盡仍歸營伍如此庶京儲可保無虞矣

二曰防江洋長江萬里雖號稱天塹流賊鹽徒往往乘波上下殺人刼貨遠年如劉通近年如施天泰殷鑒不遠見報有九江等處强賊百餘人穿紅執鎗對敵官軍又聞江陰地方殺民快頗多即今不除恐成大患且江南荒歉之餘飢寒所迫不可不為之慮也乞

勑兵部計處查照先年副使謝琛事例奏於浙江按察司內或副使或僉事選取一員著令常州太倉州住劄整理兵備候地方稍寧仍奏回司如此庶東南財賦之地可保安堵矣

三曰撫流移近該各處災傷賑濟之方有限飢

渴之欲無窮老弱者已填委溝壑少壯者多流離失所即今春作已動生理有資乞

勅戶部行文各處巡撫府縣或出示本境或移關牒封一應流移之徒招撫復業或量給資粮或爲牛具種子使趁時耕種限二三年内復其粮差如此庶顛沛之中寢其盜賊之計矣

四曰停工役地道宜靜也或工役頻興瀰漫浩大土木披文繡臺閣摩雲霄則力竭於不支財匱於無筭咨嗟怨憤之餘皆足以致傷和氣一應不急之役所費不貲設移此以活飢民則輕重緩急福田利益相去較然矣乞

勅下部查奏暫請停止待他時年豐次第行之如此庶休養生息可收樂利之福矣

五曰重統領國之大事在戎而戎之大要莫重於統領三邊重鎮安我藩籬各設巡撫都御史以時簡閱以調兵食誠良策也但遇有聲息未免自分彼此雖假便宜行事之權嚴互相策應之令然緩急之間形勢頓殊勝敗互異用力多而成功少者坐此也俾專設總制都御史一員以總領于上則營伍有聯絡之勢號令有尊一之規兵氣不揚武備不振者未之有也昔言官論列近該部奏請

聖心猶有顧慮者豈謂自閫以外權有偏重耶蓋都御史歸之于總制承之於司馬司馬奉之于
神謨廟筭内外相維體統不紊豈周之方岳唐之藩鎮比乎又見邊警屢報狠子野心窺我邊鄙近五星營室之聚占為兵謀白氣一道徵為兵象此正思患預防之秋也乞
勅兵部詳加議處仍照前請特立總制都御史一員
勅令鎮巡等官以下悉聽節制如此庶統領重而患害彌矣

嘉靖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吏科給事中臣周瑯謹

題為乞修省以消天變事臣伏覩

陛下紀年嘉靖以來孽火晦霾猛風驟雨江湧地震之變洊至沓告不可殫述而

陛下修省之詔亦見再下矣盖歷史冊所載雖叔季餘閏而天之降凶亦未有甚於此乃者又有星流於中天光芒特異及震雷迅烈人有被其擊殺者其災異亦太甚矣臣愚不習天官五行之學姑以春秋之義証之魯莊公七年書夜中星隕則成周失政之應也魯僖公十六年書隕石于宋則宋襄殲師之應也魯隱公九年書大震

電則公子暈攜逆之應也又僖公十五年書震夷伯之廟則展氏隱慝之應也夫星失其度雷異其常而其應皆捷不誣況逾月之間而二變交作其災異亦太甚矣夫災祥者禍福之應也得失者災祥之感也天人之際毫髮不爽則

陛下曷不思所以自省乎臣昧死請撮其時政之大者言之古者以誹謗而置木懼直言之不聞也前御史曹嘉以彈劾過當然亦思舉其職也

陛下雖置而不問以勸來者可也乃以緣違謫謫直奪一階以竄之遠方而且連坐僉事閔閣之旁劾以竟其治夫嘉閑可罪也獨不爲長言計乎

古者命秉傳以斬將懼軍機之易搖也前總兵
官李隆以私憤謀害撫臣行路之所共知也
陛下雖即軍中斬之以威不軌亦可也乃復淹時越
歲至於斷案已成猶欲押赴所在以根勘罪狀
若將與之地夫隆可矜也獨不為死者慮乎古
者中官馮寵雖丞相得以檄召議辟蓋懼近習
之易縱也前太監崔文縱家奴以公斂民利勢
亦熏灼矣
陛下雖付之廷議以嚴首惡之誅亦可也乃復庇及
其奴追易成命奪法司以歸之鎮撫是文輩有
回天之力而宮府無復一體之視矣夫文可寵

也獨不爲履霜戒乎又有甚者

陛下之入繼也以公議則當專意於正統以私恩則當置後於安陸此不易之定理也

陛下於興獻帝日討尊崇之典而欲冐擬於名號樂數之間至使安陸禋祀無主而不擇親賢以爲之後則公議既失而私恩亦未爲得也夫人事既失於下則天變自動于上未有有其事而無其象有其象而無其應者夫有以感之則亦有以消之有以感之者我也可不慎乎臣愚欲望

陛下慎選宗室近屬之賢以主祀安陸釋服曹嘉

閭閻以大啓言路亟黜崔文亟誅李隆以明正
典刑仍　詔在廷之臣上封事言得失以勉卒
維新之治如此則一德格天而災異不足弭矣
不然雖　綸音日降宸慮日瘁亦何裨于災咎
之應哉臣又覩
陛下於災異之來其始也未嘗不懼然比來似亦褻
於玩矣臣仰覩　宸慮豈不以災異久而未應
將終於無應而不足懼耶昔成周三川地震應
在十年李唐太白經天應在三世蓋微而著久
而益徵天之示人信矣史之所占明矣伏惟
陛下欽若昊天日慎一日惟知人事之所當脩不敢

恃天變之可幸則天下幸甚臣不勝惶恐待罪

之至

嘉靖二年六月初九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朱衡等謹
題為財用匱乏災異頻仍懇乞
聖明停止造作以回
天意以裕　國計事營繕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工
科抄出內官監太監孟冲等題為欽奉
聖諭事隆慶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朝殿掛燈照樣畫四五張來看欽此七月初一
日節奉
聖旨造方圓鰲山燈會高低尺寸每樣畫一張樣來
奏欽此本監欽遵謹將　朝殿掛燈樣方圓鰲
山燈樣本月初三日奏奉

御批朝殿後五掛燈每照樣造一對來通高一丈方
圓鰲山每照樣造二座通高五丈欽此傳奉到
監本監欽遵行據油木工官郝江等開呈該用
南杉板枋木植金箔銀珠青綠銅鉄鈹片等料
本監節經造辦別無餘積及添雇各色匠役并
搬用人役與同本監官匠相兼做造呈乞題
請合行工部照例湊辦等因到部臣等伏惟前項傳
造　朝殿掛燈五對方圓鰲山燈四座事體尊
嚴如常　勅下工部照例辦送仍委幹濟司屬
官一員與同本監委官協同看管庶工役早完
人心嚴肅等因奉

聖旨是這物料作速辦送工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
到部送司查得前項物料計筭約該銀三萬餘
兩外匠役夫工總計又不下數千兩及查節慎
庫收貯料物銀十分缺乏見今各監局年例并
造成　鹵簿大駕及添造軍器修理　都城重
城等項工程約該銀二十萬兩俱候支給尚不
敷用且各司府災異頻仍民困已極實難盡法
徵解物料無從措處呈乞施行到部臣等看得
太監孟冲等題稱傳造　朝殿掛燈方圓鰲山
燈合用物料及各色匠役乞要本部辦雇一節
臣等即查據該司呈開合用物料約該銀三萬

餘兩外匠役夫工總計不下數千兩臣等不勝驚惶切惟自昔聖王凡有造作必協之於義而約之於時於義所不當爲於時所不可爲則爲人臣者必當懇祈於　上務求停止此乃人臣之職人君之心所當然也見今本部庫貯錢粮該臣等十分節縮所存尚無多餘而各項工費并年例緊急錢粮方且仰給各司府徵解奏用屢催不至而前項造燈動計數萬抑將何所取給竊見數月以來四方　奏報災異者踵接於途即如閏六月內京師積雨　畿輔滏水東省蝗蝻殆遍真定其他處如徐沛河漲蕩析萬姓

之居瓜鎮海溢損傷千人之命古今災異叢集未有如此之甚者正當上下交省脩明刑政以仰祈　天心照格轉災爲祥即使造作之萬萬不可已者猶宜暫行停止而况無益之作不急之事如鼇山燈者是豈不可以已乎近又該欽天監奏稱隆慶四年元旦日食十六日月食夫日食天變之極大者日月之食於二旬之内又在歲首寔傳記所罕聞今鼇山燈必爲明年元宵而設臣竊以爲當其時

皇上方且撤樂減膳恐懼修省之不暇又何心爲遊宴玩好之圖乎若以　朝殿掛燈爲不可缺則

先朝原設者歲久敝壞稍加修整費亦不多查得該
監尚有備用錢粮支給足矣亦不宜屑屑
請討今以造燈一事揆之時與義俱不可若乃費銀
至三萬餘兩將來播之天下傳之後世豈不為
聖政累耶仰惟
皇上聰明離照　仁儉天成於此等事少留
聖思必惕然知其不可臣等忝居股肱之末職守所
關不敢緘默以蹈不忠之罪伏乞
聖明仰察　天變俯念民艱將前項物料
毅然停止庶於義為協於時為順財用不糜災變可
彌臣等不勝棣慄祈懇之至

隆慶二年柒月初十日奉

聖旨朝廷歲久敝壞你部裏還辦料送該監修造其餘的罷

工科都給事中臣嚴用和等謹

題為災異陳言懇乞

聖明躬先節儉以承

上天仁愛以恤下民窮困事臣等近見浙江南直隸撫按等官各題稱杭嘉湖及蘇松常鎮等府水災異常風潮大作田禾盡行淹沒人畜被漂流積骸蔽川横死遍野其有僅獲生全者又皆身被漂溺體沾泥口食無資待哺枵腹扶携流離之狀見者心寒愁苦悲號之聲聞之顰蹙即其受災深重較諸淮揚徐邳山東河南真保等處大率不殊夫

國家財賦全取給於東南

兹財賦所出之地供輸有常之民遭此數十年
未有之洊水我
皇上以父母天下為王道一夫不獲視猶如傷矧東
南億萬赤子淪胥以亡可立而待寧忍置之度
外　德澤略不少施乎則夫　敦節儉之政俾
浙直群黎尚得解倒懸而延殘喘者實近日
恤災傷固邦本第一義也從　裁節儉宜從
服御裁靡費始今蘇杭織造南京供應機房織造原
不係
祖宗額設其所需一絲一縷皆取諸民間而用之者
也小民當年穀嘶成孰不樂於惟正之供偶值

水潦凶荒比惟救死而恐不贍正我

皇上宵衣旰食殷憂民隱之時雖 發帑濟饑破格

寬貸猶恐不足以拯民於危溺也然且布

蠲賑之仁言鮮衣被之實政錦繡文綺競奇巧於機

梭金彩雲霞貴輝煌於杼軸匠役廩餼之給額

料採辦之征民不堪命未免傾產蕩貲以應賦

絹繭絲取汲膏血東南垂斃之民何忍使至於

此極乎是以巡撫浙江都御史谷中虛則揭稱

額徵歲造段疋銀兩其勢難以徵辦合無停免

浙江布政司參政王世貞則奏稱地方顆粒無

收有秋絕望欲將一應顏料加派織造等項悉

暫停華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張問明則題稱
國家上供之需將無所出欲差緩諸征以為救時
之圖南京工部尚書林雲同則因供應機房錢
糧無處至欲引疾求去無非目擊時艱效忠
陛下期為
社稷固萬年之業淅直活萬姓之生是以交章題奏
相繼陛下請大有見於時勢艱難不得不如此
爾光爾董子謂天心仁愛人君延先出災異以
譴告之今河決海溢雨水為災寔上天仁愛
所在也仰承之策奚容緩圖昔成湯表正萬邦
必先子惠困窮茲民溺於水昏墊可虞其為窮

困極矣俯恤所加豈曰無要伏願
皇上欽崇　天道　體察民瘼紹
成祖衣進浣濯之良規循
仁宗念民咸織之家法　特發
勅旨將蘇杭織造太監李佑南京供應機房織造太
監趙玢行取回京其已經織完者責令作速親
自齎赴交納其見織未就者伏乞
勅下工部移文蘇杭各該撫按及南京工部委官如
法織造遇有織完陸續解　進至於料物缺乏
工緒未起者俱各停止免織以宣播
皇上軫念東南至意此後雖遇時歲豐稔民困少甦

之日先令所織取用有餘仍望
聖心所御服御所
務從省約免行傳奉織造藏富於民如或
供不可已者並乞
勅行蘇杭各該撫按及南京工部遵奉　須去花樣
顏色丈尺數目在於各織染局內委官織造完
解不必專差監臣前往提督徒增地方勞擾且
於
登極明詔有違其一應應該　蠲賑事宜
併乞
勅下該部酌議杭嘉湖蘇松常鎮被災分數或將來
歲起運糧米量與改折或將以前帶徵錢糧悉
為豁免或將該年額辦官銀候豐歲帶徵或將

蘇杭船商稅課兩浙運司私鹽及新開事例應
解贓罰等項銀兩多寡不等留備賑濟如兵餉
不敷亦於此通融處給毋泥故常議擬停當即
便題覆請
旨移文各該撫按查照動支務在救災恤患弭盜安
民通俟下年秋成之後逐項徵銀補還照舊起
解不缺如此則浙直民庶雖未蒙 發內帑之
銀留轉漕之粟權慰目前饑饉然 蠲免多方
荒歉有賴咸知
皇上愛民一念直至 省在躬之服御 惠遠地之
蒼生視夫夏禹惡衣而思民溺猶己文王卑服

而惟懔保於邦者同一揆矣其與徐邳以北寧
不同此感戴祝願之誠𢦙臣等下情無任激切
祈望之至
隆慶三年八月　日奉
聖旨戶工二部知道